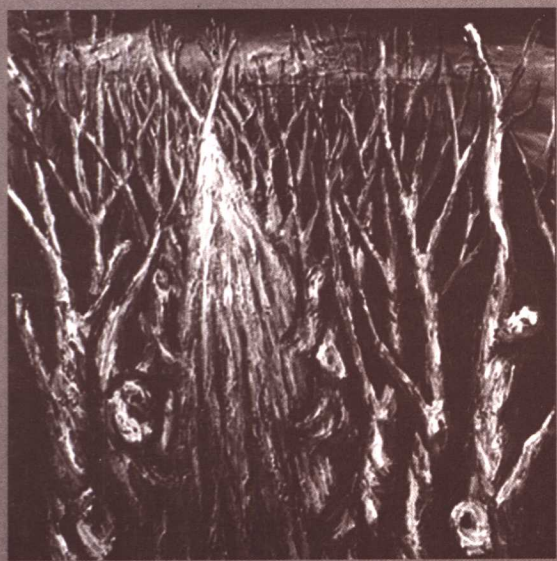




莫言精品

《牛》《红蝗》《欢乐》《筑路》《白棉花》《战友重逢》

民族出版社





莫言 言 欢乐

Mo Yan
Exquisite article

精品

彩绘名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精品 / 莫言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4

ISBN 7-105-06159-6

I. 莫... II. 莫...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7918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5 字数: 64千字

印数: 0001-3000册 定价: 90.00元(全六册)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二汉文编辑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离开苍老疲惫的家门，像逃出一个恐怖的梦境，你，穿过了浮土噗噗的大街，贴着几排红色瓦房的墙根，晃过十几个散发着腐败气味的隔年柴草垛，爬上绿水大湾子凸凸凹凹的堤崖，往南往前走了二百米，就进入了蓊蓊郁郁的秋天的原野。密集成群的庄稼陡然唤起了你心里失群孤雁般的凄凉。你的心在有气无力的飞行中发出绝望的嘹唳，宛如失群的孤雁。你知道一切都完了、晚了。强烈的绿色像扎眼的电焊火花刺激得你心脑灰白，口腔里充满苦涩清冷的青草味道。于是你的嘴里仿佛塞满了青草。于是你像骡马驴牛一样枯燥地咀嚼着青草，咯咯蹦蹦响着用力咀嚼的牙齿，下巴骨哆嗦着颤抖，胃里发出乌鸦般的鸣叫，绿色的汁液沿着你的嘴角流出来。这时候你一转脸，就看到了被古历八月初下午和善的太阳照成橘黄色的大湾子水。湾水平静，像一面镀了浅金的铜镜。在弯曲的水草和黑色的小鱼上面，倾斜躺着你的倒影。你不愿见他。你曾经多少次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在校大学生形象：面如敷粉，唇若涂脂，鬓若刀裁，眉如墨画；洗得发了白的蓝制服褂子口袋里插着一支金星牌钢笔，一支三色圆珠笔。湾水中的形象无情地粉碎着你臆想出的偶像。好像去年的那一天，哥哥在你的无肉的脸上用力掬

了一巴掌。你看到了自己的骆驼般的长脸，像两颗粗黑的豆荚般的短眉毛，嘴唇像发情的公山羊的唇一样上翻着，露出了一排东北乡人特有的漆黑牙齿。在上翻的唇上，稀稀疏疏生着几十根黄黑间杂的胡须。一只黑色的大头蟾蜍从你的脸影上游过，乱纷纷的如画涟漪里，你想到豹眼燕颌的生物教师说：神农架有一种长胡子的蛤蟆，俗称“角怪”。你的心里顿时泛起一种又冷又腻的不良感觉，你感到不美好，十年前你站在池塘水边看景时，有一只三条腿的癞蛤蟆从你的倒影上滑过，你看着它艰难地、顽强地爬到水边，钻进青青的水蓼草丛里去时，眼里流出不知是恐怖还是同情的泪水。这只蛤蟆歪着身子爬动时的形象像烙印般打在你的脑子里。那时候你十四岁，现在二十四岁你还牢记着残废蛤蟆脸上孤独愤怒的表情和它洒在墨绿水蓼上的焦黄的尿水。发情的公山羊……长胡须的角怪……三条腿的癞蛤蟆……

你厌恶地正过脸，往南往前笔直地走。东北乡广阔的田地像斑斓的棋盘延伸到你的目光尽头，你什么都清楚。去年暑假里，你在愤怒中低声吼叫：

我不赞美土地，谁赞美土地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厌恶绿色，谁歌颂绿色谁就是杀人不留血痕的屠棍。

那时候你感到你的心像吃奶的牛犊一样撞击着你的肺，你的小肠像蛇一样钻着你的胃。现在原野上是繁茂的、不同层次的绿，像不同层次的感情和不同层次的感情需要，像一个伪君子的十几副面孔。目光一接触了绿色，你的心又像穿

马靴的脚一样猛踩你的胃，你感到身体像被热尿浇着的水蛭一样缩成一团，缩成一个“a”，一个蜗牛，伸着两只胆战心惊的触角。水蛭又名蚂蟥，水蛭科蚂蟥属腔肠动物喜食水虱子子焙干研粉入药主治赤白痢疾……你感到被人赞美的绿色非常肮脏，绿色是淤浊的藏污纳垢的大本营，是县种猪站的精液储藏桶。那个留着披肩长发的姑娘戴着优质乳胶手套好像没戴手套的手握着贮满“巴克夏”精液的交配器，走到一头年轻的“约克夏”母猪腩后，插了进去，像孩童玩竹节水枪般用力一推——“约克夏”愉快地哼哼着，配种姑娘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燕颌虎须的生物教师激动不安地说：

“同学们……杂种优势……同学们，五八年时，我们的老校友采集了山羊的精液，注射进家兔的生殖器，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的老校友把水稻嫁接到芦苇上又是犯了什么错误呢？”

你的耳朵里仿佛有两个蜂巢被捅了，同学们的回答声都变成了马蜂的嗡叫。强烈的金黄阳光照射在种猪场的一草一木上。在金黄的底色上，你看到那个穿白大褂的配种姑娘紧抿着生机蓬勃的嫣红嘴唇，扭动着藏在沾满精液的白大褂里的丰满的臀部，手持盛满生命的利器，向另一头黑色的“长白”猪走去。你永远难忘在那一瞬间，表现在配种姑娘脸上的咬牙切齿的愤怒表情，你嗅到了从藏在透明乳胶手套里的那些冰冷黏腻的泥鳅般的手指上，散发出来的热乎乎的腥气。后来在生物课的试卷上，你也嗅到了热乎乎的腥气，是

从被秋阳曝晒了一天的湾水中泛上来的，是钻营在湾底的肮脏淤泥里的泥鳅们发出来的气味。

你不愿歪脑袋了，尽管那股温暖的腥气强烈的吸引着你，尽管你的身体像细软的蜡烛向着右边的灼热倾斜。你很怕，你知道是那股泥鳅味儿毁了你去年的考试，你曾经产生过用开水烫杀天下所有泥鳅的念头，这不可能，你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病症状，不要痴心妄想！你终于抵挡不住来自右边的诱惑，意志薄弱！你的眼睛往前看，那些绿色一瞬间都成了黏稠的污泥，成千上万条浅黄色的泥鳅吱吱叫着钻来钻去，钻出了无数玲珑剔透的洞穴。你向西歪了你的头。大湾子里明亮的水照着你灰白的眼睛，照着你脑袋里那些羞于示人的隐秘欲望。为了逃避湾水中的自我厌恶的形影，你麻木不仁地把近视眼投到湾子中央那几蓬已见黄萎的绿色蒲草上。棕色的蒲棒像蜡烛般高挑着，在蒲草的阔叶中央。你模模糊糊地看到蒲棒上闪烁着细弱的咖啡色光芒，很暖，也很孤独。这时，在你的眼里，一切景物和颜色，都浸透了悲凉和忧愁。五只麻鸭和四只白鹅从湾子对面的蔬菜地里扑扑棱棱跳下水。在鹅和鸭的背后，追着一个山魈般的紫面老头，他手挥着牛皮绞成的长鞭抽打着一只受伤的鸭子，他打一鞭，那鸭子就翻一个筋斗。鸭子挣扎着站起来，脖子像弹簧一样抖动着，阔嘴里发出鸡鸣声。老头退两步，挥起鞭子——鞭子像飞蛇一样弯曲着，又猛然伸直——打在鸭脖子上。颤抖的鸭脖子迅速折断，像断在利刃下的一茎麦穗。一两片细小的鸭羽飞起来。

你听到了焦脆的鞭声，你的心在鞭声中裂成了两半。隔着明亮的、泥鳅气熏鼻子的湾水，紫面老头高叫：

“是你的鸭子吗？是你的我也不怕！你甭搭着眼罩往这看。它吃我的菜，我就打死它！谁吃我的菜我就打死谁！”

你惊慌失措地放下罩在眉毛上的手，立正站在湾崖上，看着那老人像匹老猿一样暴跳着，你麻木，像一根糟朽的木桩。老人提起那只死鸭——攥着折断的鸭脖子——前后悠荡几下，死命撇过来。鸭子像失事的飞机，一头扎在水里，溅起的绿色湾水似一朵墨菊，开放在你的眼前。

“你不服？”老人说，“不服到乡里告去吧！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叫王天赐，外号‘天老爷’，你告去吧！”

你糊涂得头都痛了，你看见那自称“天老爷”的老头，突然地停止了嚣张的叫骂，将一只胳膊举起来，一条腿弹起来，像舞蹈演员打旋子一样，转了一圈后，便一头扎在地上，像一只吃白菜的鸭。湾子里鸭鹅在杂交，那只麻鸭屁眼朝天漂浮着。那老头趴在对岸菜地里抽搐着，你像个杀人凶手一样仓皇逃窜。湾子里温暖的气息顿时冰凉冰凉，你再也不敢回头。你对自己的计划怕起来，沉甸甸的瓶子坠着你的裤兜，打着你的胯骨，你向前跑，向着死亡前进，竟像逃避惊惧。你险些撞到一头黄牛弯曲的角上，黄牛很仁慈地歪了歪脑袋才没让你撞到它的角上。它牵扯着一辆很大很破的车，车上载着几十捆早熟的谷子，谷穗耷拉到车辕外，像黄鼠狼的尾巴。

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从年龄上看像母子，从表情上看像夫妻。你又嗅到了泥鳅的气味，但这气味里搀杂着一股甲鱼的腥气，你感到一阵恶心，一阵绿色的恶心，在喉咙里升降着。

“瞎眼了吗？”车上的年轻男子齜着一嘴猪屎牙骂你。

你迷惘地看着他，他又说：

“永乐！”

他称呼你的乳名，你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永乐！你念书念成痴呆了，考大学？那么容易，你爹的坟头没占着好风水，考白了头你也考不上！回家商量商量你娘，给你爹起骨迁坟吧！”

车上的女人格格地笑了一声，笑得你寒毛根根直立，好像青天白日之下见了鬼魅。那年约五十的女人用一根手指戳戳车上的汉子的额头，亲昵地说：

“我的儿，说话怎么无轻无重！”

车上汉子嘿嘿两声，伸出长鞭杆子拨拉了你一下，喊道：

“闪开道呀！好狗不站路中央！”

你机械地移到路旁，让牛车和牛车上的谷穗从你胸前缓缓地擦过去。车上的男人已经把头靠在那个全老徐娘的怀里，女人用手拍打着他的脸。你忽然想起，适才看到，那个女人有一嘴比猪屎还要黑的牙齿，稀疏的头发溜光溜光，像狗舔过一样。牛车摇摇晃晃地走远了，你在心里骂一句：

“建仓，我操你‘老婆娘’。”

骂过了，你立刻后悔，你觉得这种肮脏的话与你的身份

不相符合。这个臭名昭著的‘老婆娘’，女儿原先是建仓的媳妇，女儿跟人跑了，她便来顶替了女儿的位置。她早些年装神弄鬼，外号‘三仙姑’——短小精干的罗老师把课本一摔，嘴巴立即跳到右腮上，鼻子下只剩下一只光滑的下巴：三仙姑才四十五岁么，很年轻么，为什么就不能穿绣花鞋，穿镶边裤？为什么就不能搽官粉，戴首饰？区长可以批评她干涉了小芹的婚姻自由，不应该批评她的服饰打扮。中国人老得快，四十五岁就老了吗？就不能恋爱结婚了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三仙姑是解放区最少封建思想的妇女！……你和同学们紧盯着罗老师腮帮子上匆忙开合着的嘴，你们不知道从那里流出来的是蜂王浆还是“敌百虫”，是蜂王浆也罢是“敌百虫”也罢，反正都汤水不漏地喝到肚子里去了。你认为你和同学们都发出了淫邪的、恶作剧般的狂笑，笑声一阵连着一阵，震动得破碎的玻璃瑟瑟发抖，对面高一二班和高二一班的学生们从虚无缥缈的数学公式和浩如烟海的历史垃圾中挣扎出来，窗户上贴着一层苍白的脸，一个满脸雀斑的女教师用教鞭捅开窗户——教鞭前头套着一颗亮晶晶的螺丝帽，窗玻璃发出痛苦的砰啪声——愤怒地注视着嘴在腮上的罗老师，并用力咳嗽了一声。罗老师用党委书记般的坚定口吻说：应该给三仙姑平反！你们同意不同意？你用足了力气高喊：同意！你把憋了十年的浊气一股脑儿喷出来，在震荡房瓦的巨响里，你知道，在“复习班”或曰“回炉班”的八十名学生当中，你的嗓音仅属中等，你甚至连“冬妮娅”的嗓门都

不如，从她小母鸡一样狭小的胸腔里，竟能发出如此高精尖的声音，好像玉米田里生出一棵高粱，委实像个奇迹。历史学女教师涨紫了她的脸，无数雀斑好像灿烂的星斗灼灼逼人。今夜星光灿烂，你想起历史学女教师因嫌碗里少肉与食堂里的杨麻子师傅吵架时的情景。她骂杨麻子的脸是“鸡啄萝卜似极”，杨麻子说，你他妈的漂亮，天下第一美人，“今夜星光灿烂”。历史学女教师捂着脸跑了，杨麻子敲着盆沿唱小曲儿。后来听说女教师托人从天津买来了一箱子祛斑霜，还到化学试验室弄了一瓶硫酸，准备在搽用祛斑霜无效的情况下，用硫酸把雀斑一个不漏地腐蚀掉。化学教师说：“今夜星光灿烂”，与“烂皮萝卜似极”孰美？据说历史学女教师怅然良久，弃硫酸而去。她气急败坏地拉上窗户，声嘶力竭地训斥学生。老态龙钟的校党总支部书记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六神无主地站在院子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盲人摸象般走到教室门口，声色俱厉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嘴尖皮厚腹中空地吼叫一声：不许高声喧哗！然后头重脚轻根底浅地走着，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你想：不准高声喧哗，难道可以低声喧哗吗？你翻开词典时，下课铃声响了。

现在你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磨平了花纹的牛车胶皮轱辘碾雨天时车轱辘从辙印里挤出来的弯曲干泥片的细微声响，干硬的泥片破碎了，充气过足的胶皮轱辘嘭嘭响着，那是富有弹性的、拨动空弦般的声响，沉甸甸的谷穗子撩拨着粗壮的车辐条，不知道车辐条发痒不发痒，但是你却感到浑身毛茸

茸地发痒。摇摇晃晃的牛车，像一团黄色的暖云，像一个暖的梦，像一碗黏稠的、半透明的发酵黄豆酱，渐渐离你而去，远你而去，在你与牛车之间一点点延长着的土路上，渐渐升腾起一股五彩的迷雾，你恍然大悟般地听到一曲辽远的、苍凉的歌声，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到处是荆棘与鲜花，丛莽与沼泽，恐龙，琥珀，强烈的阳光晒得地球汗水淋漓，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弥漫着浓烈的松脂香气。一个美丽的苍蝇正在用灵巧的腿沾着唾液撞刷自己的翅膀，一只八条腿的蜘蛛正用一万倍的耐心克制着一千倍的焦灼慢慢移向苍蝇……原始森林里燥烈浓郁的松脂香气……你焦虑不安周身黏腻……在那一瞬间，一滴沉重的、把侮辱者和被侮辱者，固定在同等凄凉的位置。海水漫上来了，沧海桑田。一个赤脚孩子走在海滩上，感到脚掌被硌了一下。他弯腰捡起来了一滴古老的眼泪，给他的爹看。他的爹用衣襟擦擦眼泪上的沙土，举起来，迎着太阳，古老的太阳。他爹说：孩子，这是琥珀，好好拿着，卖了钱你给你娘抓药去。你学《琥珀》时跟那个赤脚孩子差不多大。不久又有一个面如团扇的大姑娘捡了一块金刚石，得了三千元奖金并被招进工厂当了工人。你日夜梦想能捡到一块金刚石，锄豆时锄刃啪嚓一响你的心都哆嗦了，怀着极大的希望你低头弯腰，捡起来一块粉红色的鹅卵石。

牛车载着金黄的谷穗和猪屎牙建仓与建仓的超猪屎牙“老婆娘”蹒跚地拐进村去，温暖的源泉消失，五彩烟霓

和松脂香味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摆在你面前的是僵直的灰白土路，路东侧肮脏的绿野，路西侧腥臊的湾水，冰冷浸透了你的身心。湾子北头，两蓬紫穗槐下，有一扇罾网被拉起来。一个肥胖的白肉老头在拉网。罾网出水时，网眼上都蒙着一层水的虹膜，虹膜噼噼破裂，绿水汇集到网的尖底，连环串珠般滴下去，滴下去。大大小小的鱼儿在网的尖兜兜里跳跃着。白肉老头一只手拉住网，另一只手持一绑在细长竹竿上的葫芦瓢，伸过去，弹一下网底，大鱼小鱼飞进瓢里，烂银般闪烁。你粗略地算了一下，一百一十个小时之前，你一言不发地蹲在那两墩紫穗槐之间，白肉老头右后侧，看着他百无聊赖地罾鱼。

“今年怎么样？永乐皇帝。连考五榜，榜榜落空？别着急，慢慢考，《三字经》上说，梁灏八十中状元，你有多大？不到三十吧？”

你冷漠地看着这个退休的公社原党委副书记白里透着青的脸，想到学校食堂里没蒸熟的死面馒头。范进中举，中了中了我中了，扔掉怀中准备出卖的鸡一路飞跑，蓬头跣足，跌入泥坑……今天是考查课。精瘦如豺的章老师弓腰驼背倒背着手，脖子歪着，右肩像驼峰般高耸着，在坟砖垒成的讲台上，边走边说，眼睛直盯着讲台上的砖头，好像搜索丢失在砖缝里的硬币。珍妃井里成千上万枚硬币，这个……女人。……齐文栋！你在水中镍币灰黯的辉光里，听到语文教师用鸱鸒般的声音，叫着你的名字。你下意识地站起来，眼

前转动着面值一分的、面值二分的、面值五分的镍币。《儒林外史》的作者是谁？语文教师像慈禧太后一样追问着你。你潸然泪下，喃喃地说：珍妃……语文教师像寒冬腊月里的一只正在雪地里提腿缩颈的雄鸡，被劈头盖背地浇了一瓢滚水，那时候雄鸡是什么样子这时候语文教师就是什么样子。语文教师的驼峰像鸡头一样耸动着，肚子连着头颅，像一只受了重伤的翅膀。你的眼前硬币滚尽，白杨树的叶片把圆圆的硬币般的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户筛在你的斑驳的桌面上，同学们短促一笑，教室里一片黑暗的死寂。蝙蝠把房梁上的灰挂撞下来，落在了坐在你左前方的马白净——“马白腩”——的白脖子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颗黑痣子，绿豆粒那么大，你一直认为那是一只虱子王。窗外的树叶哗啦啦响一阵，光影子欢娱地滑动着。高年级的同学们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步伐训练。农民在田野里对牛发号施令。唛咧咧咧咧——向右转——呜啦啦啦啦——向左转——清脆的鞭声传到你的耳朵里，你体验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因过度压迫和恐惧而产生的罪孽深重的快感。老师说：坐下吧，你，齐文栋先生！你在临坐前赎罪般地：吴敬梓，……是吴敬梓——白肉的原公社党委副书记站起来，浑身的肉一律下垂，多半臃在细牛皮腰带上方，由三十二支纱青岛产圆领汗衫兜着，颤颤抖抖，如一包袱凉粉。他抓着一把粗的麻绳子，用力拉网，网兜浮上水面空空洞洞，一无所获。网缘上挂着一茎翠绿的水草。他低声嘟哝着，把网沉下水去。紫穗槐枝头上，有一

只孤单的马蜂搐动着粉红色的肚子爬行。他用腊肠般的手指夹出一支香烟，按了一下电子打火机，气嘴里喷出嗤嗤作响的明亮火苗。他说：

“这是俺干儿给我买的。俺干儿您认识吧？叫金星。”

你想起了少年得志的同学金星。他已经大学毕业，你还是在中学里回炉。金星的干爹把一口冒着青烟的粘痰吐到绿色的湾水里，一条小鱼来吞吃。

“俺干儿分配到国务院当秘书！国务院！你听说了吗？他卡着国务院的大章子，像茶碗口那么大！现在我要打官司没个打不赢！俺干儿的老丈人是军级干部，家里有一座小洋楼，光楼上的窗玻璃就有上千平方米。”

在白肉书记的干儿颂中，你感到一种无名的恼怒和羞惭。村里都流传着，金星的娘是白肉书记的姘头。白肉书记又拉了一网，空网，只有清水下漓，连个鱼毛也没有，那茎水草挂在原处，绿得扎眼。白肉书记脸上有了愤怒，他骂道：

“娘的，泥菩萨放屁——神气！鱼都到哪儿去了？”

你从他用力斜过来的眼睛上，知道该走了。你觉得这个当年鱼肉乡里的新恶霸落到了亲自动手拉鱼的地步已是农民的洪福，尽管他天天拉鱼卖钱国家还要开给他每月近百元的工资。你痛感世道不公，过去你就这样想，所以你要上大学。想到大学，你凉透了。这时候村里支书来了。村支书已经被酒精烧红了眼睛，舌头也不太灵便了：

“老白猪！罨了多少？”

“连根鱼毛没罾着！”白肉书记说。

“乡里来搞计划生育，还等你的鱼下锅呢！”

“于大嘴来了吗？老子的鱼喂猫也不给他吃，这个大闺女养的王八蛋！”

“老白猪，别骨头不硬嘴硬啦，你不是当公社书记的时候了，褪毛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川遭狗欺！”

“老子当公社书记时，他姓于的天天给我端茶倒水，你这个小杂种还吃鸡屎呢！”

“我七四年就入党了！”村支书说。

“谁不知道你娘脱裤子给你换了张党票？！”白肉书记说，“老子入党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老子的党票是用命换来的。你的党票是你娘解裤腰带换来的！”

白肉书记拉起罾网，网里有一只黑蛤蟆，瞪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看人。白肉书记把网绳一松，罾网倾斜着落在水里。

“晦气！嘿！晦气！嘿嘿！”白肉书记吐着唾沫说。

在那两丛紫穗槐间，罾网里的鱼闪烁着烂银般的活泼光芒。今天白肉书记一定是网网不空了，也许那天他的晦气真是你带给他的，他一头栽到湾里灌死才好！但立刻你的愤怒就平息，建仓和他的“老婆娘”用鞭杆和谷穗子撩起你的一串杂色的回忆戛然止住，你转过身，往南往前，疾走三步后，又开始了梦游。

现在暮色已经很沉重了，天地间氤氲着伸手即可触摸的淡紫色的薄雾，从疏朗的黄麻空隙里，你看到奄奄一息的太